

《南方与北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南方与北方》

13位ISBN编号：9787020017621

10位ISBN编号：7020017622

出版时间：1994.5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盖斯凯尔夫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南方与北方》

作者简介

《南方与北方》

精彩短评

- 1、我是先看了bbc的迷你剧才看书的，两个对比着看有不同感受。t的魅力在剧里已经很好的展现了，我就不多说了，主要写一下对于越看越爱的女主的感受。剧里似乎把m父亲hale先生的苦难给弱化了，较之书里的hale先生剧里的hale更为坚强，这样其实也弱化了女主所承受的压力。书里hale先生内心脆弱，承受能力差，这种忧郁从辞去牧师之职便一直萦绕着他。在hale一家搬到米尔顿后其实m就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了，母亲和女佣的抱怨，父亲的忧愁，家中的琐事都要靠她解决。压抑的北方，拥挤的住所，低沉的气氛，从始自终h家都弥漫着一股悲苦之感。之后冒险让哥哥回来，警察的询问，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那个天真少女在这一系列打击中内心逐渐成熟，甚至苍老，在这中间她一直无暇梳理自己的内心，只能被动的承受着命运的安排。看剧的时候我不明白既然m爱t为何要永远的离开米尔顿，看书时才明白。m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她太累了，母亲去世后她一直以一种坚强的姿态去支持父亲，给父亲能量，她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去思考这些风花雪月了。肖姨妈将她接走之初，没有能量的她鲜有拒绝姨妈的要求。可是最让我赞赏的，是m去海滩的休养中的思考。此时，她独自一人，不用再照顾谁，顾忌谁，她可以孤独的梳理自己受伤的羽毛，整理自己，认清自己的心，认清未来的路。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将自己对t的爱从潜意识里放了出来。自省过后，女主的内心更为强大了，她对未来已有自己的打算。我相信，结局处如果t没来伦敦，她也会像剧里一样跑去米尔顿，一旦明白自己的心，我相信她不会故作矜持的等待，她会主动追寻。关于剧中19世纪的社会大背景也让人颇为感触，多方位思考总不是坏事。不过对于这段历史背景不了解，就不发表意见了。
- 2、先看了BBC的剧集，在看书比我想象的长多了。尽管有人不同意BBC把人家现实主义的小说拍成了浪漫主义的言情这样的说法，尽管全书着力描写了许多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人物和矛盾，可我还是认为Gaskell是和Austin一个路数的。咱们来看看Thornton爱上Margaret的原因，尼玛说来说去就是觉得人家漂亮有气质！在求婚被拒绝以后，更是头也不回地奔上了"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这条道。不管你怎么瞧不起我，我就是喜欢你。人家对他越不在意（尽管只是表面上的和一些误会），就越是让人神魂颠倒。话说Hale小姐命也太好了，一个Thornton一个Henry，全是就算被拒绝仍然倾心关怀默默付出的型，哎哟盖斯凯尔您真是太了解少女的心思了，人家爱死这样的了好嘛。向我们悲催的炮灰Henry致敬！此外，对于那个年代的英国小说，经常可以看到简单来往后就直接求婚，这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儿？有时都没说上几句话更谈不上了解对方了，主要的了解渠道往往是旁人对一方的经济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主观描述。是不是因为如此，为了弥补女人们队恋爱中种种美好的揪心的期待和向往，所以初次求婚被拒而后互相了解互生情愫这样的桥段成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呢不过，话说回来，Thornton真是迷死人了！
- 3、本来看完剧后，花痴得不行，到处找这本书，找不到实体书，只找到PDF版，版面斑驳，挣扎着读，挑桑顿和玛格丽特有互动的读，当时感叹他们之间的情话比电视剧里还惜字如金啊。然后就丢开了。电视剧又反复刷了几遍。这版PDF的南方与北方一直存在U盘里，反正不占地方。这回到无锡出差，正好捡起来，也不嫌人家斑驳了，而且在网上还找到网昂上午版本和TXT版，但是又觉得人家译得不好，坚持读这版PDF版。即使一样，也觉得不对。这回认真的一字一字读完，700多页的一字一句，还摘录了章头诗，作者盖斯凯尔夫人写得真好细腻，广阔啊。古典小说的风范吧。英国那时候的南方代表恬静守旧，北方在进行工业革命，激进变革。玛格丽特和父母亲从安静的南方迁到北方工业大城市米尔顿，各种不适，但是到底是玛格丽特，她在慢慢地了解改变，渐渐接受她曾经鄙视的北方，也接受了桑顿先生。她也写到工业初起的罢工。这回还是最关注玛格丽特和桑顿之间的互动，如果给玛格丽特贴标签，那就是绝对的公主，对男人绝对不假以辞色，但是她有独立思考，所以总是卓尔不群，吸引出色的男人竞折腰，女主光环满满的，不管是看剧还是看小说开头，我对亨利都感觉好好，觉得太遗憾了，这么有前途的律师，还对她忠心耿耿，怎么就不入玛格丽特的青眼呢，玛格丽特就是这么尊重自己感觉的人呢，心中无爱，坚决不接受。而桑顿先生那是见到玛格丽特的第一面就坠入爱河了，当然他一出来我就忘记亨利了，特别是剧里是RA颜值巅峰时候出演的，秒杀众生！看到书一半，忍不住又把剧拖出来看了一遍，截了几张RA的图，继续读书，本来么是一天一章，坚决有节制的看，就像桑顿先生的爱情，绝对的节制，但是到后来还是忍不住，信马由缰读到累。桑顿先生埋在心底的爱，隐晦的节制的甜蜜的，太让人心动了，玛格丽特其实也在慢慢转变，从忽视到听不得别人说桑顿先生的不好，到听不得别人说米尔顿的不好，这个心理变化还是写得很细腻的，当然见到他落魄了也忍不住关心。作者金手指点开，给了玛格丽特金钱财富当然是作者的金手指啊。不管剧还是小说里

《南方与北方》

最有趣的是男士对玛格丽特的求婚，玛格丽特都严词拒绝了，这个真跟傲慢与偏见一样的，至于其他，和傲慢与偏见真太不同，风格不同。这里面的人物很有趣，每一个都活灵活现的，人物行为符合逻辑，特别是那些配角，好像就是身边的人物。像玛格丽特的妈妈和姨妈，现在这样的事儿也很多啊。有爱情没经济基础的婚姻生活真的幸福吗？就像牧师夫妇，他们相濡以沫的人生时不时贫贱夫妻百事哀，而姨妈总是抱怨自己嫁了比自己大的将军现在过着优渥的生活，而且也在抱怨着，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没有人是满意的，总有不如意。贝尔先生是我向往的人生，有家业自己在牛津教书，特别是剧里的贝尔先生也很帅，还很滑稽的玩了次求婚。书和剧一样好看。但是着重点很不同，各有各的好。

4、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下去。南与北的一开篇，便引了这么一阙小诗，短小而隽永，如含青橄榄，略涩却回味悠长，入口的瞬间就记住了那个滋味。以诗为引并非新鲜的写法，但难得的是所引诗歌的质量，盖斯凯尔夫人出手不俗，于是就这样读了下去。然后，在许多章节，都遇上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诗或箴言，曾经看过一部英国罗曼史，女主人公斜倚在沙发上无聊地对着一本诗集打哈欠，受此影响，我向来以为读诗是一件枯燥的事，但如果那些诗都如盖斯凯尔所引，或许我可以看得进去。结果，览遍全书后，记住的似乎全都是那些诗。例如：投我于一片光濯濯的海滨，在那里仅仅可以找着一艘凄凉的破船的踪迹，倘若您在那里，大海即便呼啸，我也不祈求更为平静的宁谧。——哈宾顿最伤心的鸟儿也有歌唱的时节。——索思韦尔世上谁曾见过，不与眼泪结伴同生的微笑。——艾略特...当然，还有许多别的。而在那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开篇的那阙小诗——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下去。生活下去。这四个字，决定了盖斯凯尔与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的不同，尽管她们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比如，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比如，都是牧师的女儿，等等。《南与北》与《傲慢与偏见》常被人相提并论，我必须承认，在看过了《南与北》之后，我对奥斯汀的喜爱仍然比对盖斯凯尔的多，但同时我也要讲，作为作家，盖斯凯尔要胜过奥斯汀甚多。我不是指驾驭文字的功力，若要比较行文遣字的精致，字里行间的机锋，这些小花招没人比得上奥斯汀的锦心绣口，但她终究只是个“闺秀作家”，丽萃如何的脱俗机智，钟了情，出了阁，此后的生活我们便一无所知，奥斯汀写到公主与王子举行了婚礼便就此止步，她也不会去细究，达西每年2万镑的收入，到底源自何处。可是生活不是小说，不能戛然而止，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而盖斯凯尔比奥斯汀伟大的地方，正在这里。一样是男女主人公从最初的相看两相厌到最终的两情相悦，可是玛格丽特黑尔过的日子显然比伊丽莎白窘迫，而约翰桑顿的地位也远不如达西高贵，工业城市米尔顿和典型的英国乡村哈福德郡根本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一言以蔽之，盖斯凯尔一开始就没有为她的小说设下轻松的基调。她的目光穿过了闺阁的绣帘，投注到那街道的泥水，工厂的浓烟，落魄了的上层体面人士与工厂主大老粗之间略有好奇，又各怀戒备的相互注视上。我很好奇这个牧师的女儿和妻子是如何将她的目光投向了闺阁外的世界，但无疑的，她做得相当成功，尤其是在对于贫困、死亡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上，那份仿佛置身事外的冷静，不比一个男作家逊色。而她同时又有着女性的细腻，“以往，我总象孩子那样酣睡，如今若是风声迅猛，就会使我惊醒，想到在汹涌的海上，我可怜的孩子正颠簸激荡。我于是似乎感到，为了如此一个小过失就使他离开我，实在叫我难熬。”引自骚塞的这首诗，或许是全书中与章节结合得最合契的。这一章是“兵变”，玛格丽特的哥哥作为叛舰上的一员，永久地被他的国家驱逐，他们的母亲对他的近于绝望的思念，为盖斯凯尔写来，力透纸背，深入骨髓，这份情感，未为人母者，也许不能明白。给这本书评星是件困难的事情，我在推荐与力荐之间犹疑了许久，仍未能决定。707页的纸书翻到最后一页，我知道，我不会再拿起它来再翻一遍。这不是一本轻松的小说，尽管最后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而桑顿千里迢迢地去到玛格丽特的家乡，摘下她篱笆上一朵蔷薇，大男人的小小浪漫令人心动，它也仍然不是一本可以带来一个愉悦的下午的作品。有的书一辈子看一遍就足够了，但一辈子一定要读上一遍，于我，它正是如此。另，BBC有同名迷你剧集，却拍出了奥斯汀气息。看罢剧集再读原著，方知气质迥异。我不是说剧集未忠实于原著，而是它不免过于诗意。在书里，轻盈的只有诗。人生之轻，终不能轻盈如诗。

5、2015年3月20日终于读完了《南与北》，这是今年2月过年在家时开始阅读的，一度一天只看几个字，终于在剧情发展至白热化的时候开始了疯狂的阅读，直到昨天终于读完了。最初的确是由于BBC的剧集，那短短的四集看了无数遍，感动于男主的美颜和女主的坚强，加上蛋蛋的忧桑已经足够勾出我的少女心了。那的确有些类似于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情节，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显得又冰冷又浪漫。盖斯凯尔夫人是牧师的女儿，这通篇像是都覆盖在上帝的恩德之下，几乎每一篇都要引经据典出各类圣经故事，此外还有时不时冒出的法语、德语等外语，每篇开头的诗句，都为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学识渊博，涉猎广泛。首先令我有所感触的是黑尔先生。黑尔先生对于信仰纯洁性的坚持很令我感同身受，

《南方与北方》

如果每天念着自己已经怀疑的法典，祈祷着自己已经不确信的神明，这是任何一个对自己精神世界有所追求的人都无法忍受的，更何况他是个牧师。他并非已经成为了异教徒，而是他已经对手上有形的规则感到疑惑，他既已疑惑便不能再同存。几乎没有人同意过黑尔先生离开赫尔斯通的决定，认为他间接害死了黑尔夫人和他自己，可是他这样拥有纯洁心灵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即使是从来一遍他也依然会选择离开的。玛格丽特最初给我的印象简直是差劲的，她固执、尖刻、傲慢，几乎占全了我讨厌的女性的几大特点了，这也是导致小说前半部分我几乎推进不动的原因，她执拗的认为米尔顿的所有厂主都是一身铜臭、欺压工人的，根本听不进去桑顿的话。可是随着母亲生病，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和老用人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病人的任务，她为了母亲和好友贝西奔波，为了兄长说谎，为了父亲几乎耗尽心血，到最后的贝尔先生她几乎已经哭不出来了。她一路都在失去着，所有亲人都离她而去，她最后只剩下孤单一一人。我对她的感觉慢慢从差劲转为了喜爱，在面对困苦她坚强勇敢，她从不放弃从不随波逐流，她对于道德的洁癖致使她对自己说谎的事情一直无法释怀，我最后被她感动了，这样可爱的姑娘怎么能不获得幸福呢？桑顿，桑顿，桑顿。是RA演的太好，还是盖斯凯尔写的太好我已经分不清楚，可是桑顿这个人在我心里是更胜于达西先生了，达西像是个美好遥远的梦，那就是能把姑娘变成王妃的王子，没有人不喜欢他。可是桑顿先生更真实，更压抑，更晦涩难懂，他是会告诉女人，你不需要王子也能变成公主的那种人，这种人更英国，更坚强。桑顿是从一开始就爱上玛格丽特了吧，他静静地看着玛格丽特为他倒茶，她腕上的镯子，她的声音、语气、表情，她的思想，他看的那样细腻仔细，在自己心里喧闹杂乱的工厂与生意中间腾出了一大片温暖的地方，然后把他的蔷薇花安放在那里。小说中写他每次来黑尔家的步履轻快，因为每走一步都更接近她，他离开都是恋恋不舍的，这让他把玛格丽特的情影深深记在心里。在着重描写工厂、阶级与罢工之间，写到桑顿对玛格丽特的感情时，每每用词都能让人感到一字千金，因为桑顿是那么不爱表达自己的人，他的内心甚至连他的母亲都不知晓。妈妈，除了你，没有人爱我……你的样子好像我爱你就是侮辱了你……那么你要走了吗……（这句话甚至比剧集里的look back更让我飙泪。小说的最后当我知道结局也要认为两个人就此别过，桑顿先生终于叫出了她的名字，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他拿出了他在他的女神家乡摘下的蔷薇送给他心里的爱，桑顿先生已经成功地将英国男人的严肃深沉痴情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小说就像是伦敦工业时代大雾下盛开的蔷薇花，在冰冷的机器下有着若隐若现的浪漫，着实让人心醉。

6、该书写得非常细腻，书中人物的内心活动，性格，情绪的起伏变化，周围的小环境、大环境都写得一丝不苟，不厌其烦，我也很耐心地读了下去，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句子实在翻译的过于冗长，句子读完还有些不知所云，书中有些对话，有时也闹不清是谁说的，如果翻译的能像傅东华翻译的《飘》就好了。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我就不做评论了，而桑顿先生的母亲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作者将一个深爱自己儿子的母亲刻画的淋漓尽致。我很喜欢这个妈妈，她个性很鲜明，坚强、高傲，聪明，对自己的儿子引以为豪。虽然她常常表现的很冷漠、强硬，有时还不近情理，但在她的外表下却有着的一颗善良仁慈的心。当她发现儿子喜欢的姑娘自己并不喜欢时，并没表示反对，虽然她的心里有些失落、嫉妒、伤感，但是内心却下定了决心，只要儿子喜欢，她就努力去接受，并试着去喜欢这个儿媳妇。但是，当她听说儿子被拒婚以后，她又变得极其憎恨玛格丽特，她恨玛格丽特给儿子带来了烦恼，还恨玛格丽特有什么资格拒绝她那如此优秀的儿子，一个母亲的心理跃然纸上。总之，原著非常值得一读，我很喜欢。个人评分4.5分。另外，英国BBC的2004版迷你剧也拍得很好，它与书的风格略有不同，电视剧更有《傲慢与偏见》的味道，也就是更多的笔墨在爱情上。剧中的桑顿先生演得非常好，人也长得非常帅，很有绅士风度，我估计迷倒了不少女生，玛格丽特的演员要略逊一些。人们常将这部著作与《傲慢与偏见》相比，但是，我个人认为《南方与北方》写得更好，它的场面宏大，有着较广阔的社会与时代背景，而《傲慢与偏见》只简单地叙述了爱情。此书与《飘》、《简爱》相比略逊一筹。

《南方与北方》

章节试读

1、《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337页

如果桑顿先生午前是个大傻子，象他自己至少这么说过二十遍那样，那么他到午后也并没有变得聪明上多少。他花六便士乘公共汽车出去一次所得到的报酬只是，有了一个更为鲜明的信念，认为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一个女人能比得上玛格丽特，她不爱他，也决不会爱他，但是她——不，哪怕全世界也不能——决不能阻止他爱她。不知道原著里有没那句“Look back. Look back at me”之类的心理描述。少女心一旦泛滥还是挺期待这种玛丽苏桥段的。

2、《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590页

我们向最简陋寒伧的东西告别时，那件东西也不再显得寒伧简陋了。——艾略特《The Village Patriarch》

3、《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513页

她的恼怒立刻使她的客人心平气和下来，这是任何沉默冷淡都远远办不到的。这表明了她的话的影响。

4、《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584页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跟黑尔小姐一块儿散步，”桑顿先生回答。“我想大概就是那时候。”

“啊，那大概是个年轻的伦诺克斯，就是这个上尉的哥哥。他是一位律师，他们经常和他通信。我记得黑尔先生对我说过，他认为伦诺克斯会上这儿来。你知道吗，”贝尔先生说，一面转过身来，闭上一只眼，以使用另一只眼睛更为锐利地察看着桑顿先生的脸色，“我曾经想象你对玛格丽特有点好感？”

没有回答，脸色也没有变。

“可怜的黑尔也这么想。起先并没有。是我使他脑子里有了这种想法的。”

“我很爱慕黑尔小姐。人人一定都是这样。她是个美人儿。”桑顿先生给贝尔先生执拗的盘问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这么说。

“就只这样吗？你可以用这种慎重的方式讲到她，说她不过是一个‘美人儿’——只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人儿。我早先倒希望你具有相当高超的气质，是你能对她倾心。虽然我相信——事实上，我知道，她会拒绝你的，不过得不到报答，仍旧爱她，这就会使你比所有那些始终不知道爱她的人，且不管他们是谁，高超许多。‘美人儿’，真个的！你讲到她，就像你会讲到一匹马或是一条狗那样吗？”桑顿先生的眼睛像两团红火那样炯炯发光。

“贝尔先生，”他说，“在你这么说以前，你应该记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可以把自己的感觉随意表达出来。让我们谈点儿别的吧。”因为，虽然他的心像听到号声那样，对贝尔先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跳了起来，虽然他知道他说的话，从今往后会把牛津这个老评议员的思想和他心理最宝贵的心思紧密地凝结在一起，但是他不愿意被迫把自己对玛格丽特的情感怎样表达出来。他不是跟着吹捧的反舌鸟，因为另一个人赞美他敬重和热爱的人，便想在称颂方面胜过他。

5、《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521页

不啊，我曾经尽力，你不再要我。

我很高兴，衷心高兴，

因为我可以如此全然地抽身离去。

Michael Drayton 《Since there's no help, come let us kiss and part》

《南方与北方》

6、《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567页

我从前就知道，你总得有件事情让你好烦心，要不然你就不会感到快乐的。

7、《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446页

为什么此刻全书在我眼里只余下这段爱情：)

No one ever knew why Mr. Lennox did not keep to his appointment on the following day. Mr. Thornton came true to his time; and, after keeping him waiting for nearly an hour, Margaret came in looking very white and anxious.

She began hurriedly:

'I am so sorry Mr. Lennox is not here,—he could have done it so much better than I can. He is my adviser in this'

'I am sorry that I came, if it troubles you. Shall I go to Mr. Lennox's chambers and try and find him?'

'No, thank you. I wanted to tell you, how grieved I was to find that I am to lose you as a tenant. But, Mr. Lennox says, things are sure to brighten'——

'Mr. Lennox knows little about it,' said Mr. Thornton quietly. 'Happy and fortunate in all a man cares for, he 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it is to find oneself no longer young—yet thrown back to the starting-point which requires the hopeful energy of youth—to feel one half of life gone, and nothing done—nothing remaining of wasted opportunity, but the bitter recollection that it has been. Miss Hale, I would rather not hear Mr. Lennox's opinion of my affairs. Those who are happy and successful themselves are too apt to make light of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

'You are unjust,' said Margaret, gently. 'Mr. Lennox has only spoken of the great probability which he believes there to be of your redeeming— your more than redeeming what you have lost—don't speak till I have ended—pray don't!' And collecting herself once more, she went on rapidly turning over some law papers, and statements of accounts in a trembling hurried manner. 'Oh! here it is! and—he drew me out a proposal— I wish he was here to explain it—showing that if you would take some money of mine, eighteen thousand and fifty-seven pounds, lying just at this moment unused in the bank, and bringing me in only two and a half per cent.—you could pay me much better interest, and might go on working Marlborough Mills.' Her voice had cleared itself and become more steady. Mr. Thornton did not speak, and she went on looking for some paper on which were written down the proposals for security; for she was most anxious to have it all looked upon in the light of a mere business arrangement, in which the principal advantage would be on her side. While she sought for this paper, her very heart-pulse was arrested by the tone in which Mr. Thornton spoke. His voice was hoarse, and trembling with tender passion, as he said:—

'Margaret!'

For an instant she looked up; and then sought to veil her luminous eyes by dropping her forehead on her hands. Again, stepping nearer, he besought her with another tremulous eager call upon her name.

'Margaret!'

Still lower went the head; more closely hidden was the face, almost resting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He came close to her. He knelt by her side, to bring his face to a level with her ear; and whispered-panted out the words:—

'Take care.—If you do not speak—I shall claim you as my own in some strange presumptuous way.—Send me away at once, if I must go;—Margaret!—'

At that third call she turned her face, still covered with her small white hands, towards him, and laid it on his shoulder, hiding it even there; and it was too delicious to feel her soft cheek against his, for him to wish to see either deep blushes or loving eyes. He clasped her close. But they both kept silence. At length she murmured in a broken voice:

'Oh, Mr. Thornton, I am not good enough!'

'Not good enough! Don't mock my own deep feeling of unworthiness.'

《南方与北方》

After a minute or two, he gently disengaged her hands from her face, and laid her arms as they had once before been placed to protect him from the rioters.

'Do you remember, love?' he murmured. 'And how I requited you with my insolence the next day?'

'I remember how wrongly I spoke to you,—that is all.'

'Look here! Lift up your head.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She slowly faced him, glowing with beautiful shame.

'Do you know these roses?' he said, drawing out his pocket-book, in which were treasured up some dead flowers.

'No!' she replied, with innocent curiosity. 'Did I give them to you?'

'No! Vanity; you did not. You may have worn sister roses very probably.'

She looked at them, wondering for a minute, then she smiled a little as she said—

'They are from Helstone, are they not? I know the deep indentations round the leaves. Oh! have you been there? When were you there?'

'I wanted to see the place where Margaret grew to what she is, even at the worst time of all, when I had no hope of ever calling her mine. I went there on my return from Havre.'

'You must give them to me,' she said, trying to take them out of his hand with gentle violence.

'Very well. Only you must pay me for them!'

'How shall I ever tell Aunt Shaw?' she whispered, after some time of delicious silence.

'Let me speak to her.'

'Oh, no! I owe to her,—but what will she say?'

'I can guess. Her first exclamation will be, "That man!"'

'Hush!' said Margaret, 'or I shall try and show you your mother's indignant tones as she says, "That woman!"'

8、《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315页

“还有一句话。你的样子就好像认为，我爱上你是侮辱了你。这你可没法避免。没法啊，我就算乐意，也不能帮你洗涤干净。不过即使我能够，我也不这么做。我以前从来没有爱过哪一个女人：我的生活太忙，思想太集中在别的事情上啦。现在，我恋爱了，还将恋爱下去。但是别担心我这方面会有过多的表示。”

虽然被狠心拒绝，但是桑顿的那句“现在，我恋爱了，还将恋爱下去。”太赞了。颇有一种“我喜欢你，这是我的事，但请放心，我不会打扰到你。”的感觉。

9、《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588页

“没有什么事像吃这个动作这么使人平等的了。死亡和它压根儿不能相比。哲学家简洁地死去——伪君子炫耀地死去——心地纯洁的人谦恭地死——可怜白痴盲目地死，像麻雀坠落到地面上那样。哲学家和白痴，收税人和法利赛人，全以同样的方式吃——假使他们的消化都不错的话。”

10、《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567页

倘使贝尔先生有先见之明，他也许会看到，火炬已经差不多颠倒过来，那位面色肃穆、平静的天使正站在很近的地方，对他的朋友招手。

11、《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304页

“亲爱的妈妈！”（说虽这么说，爱情还是自私的。一刹那后，他又那样想到自己的希望和忧虑，以致使一片寒森森的阴影悄悄地覆盖上了桑顿太太的心头。）“但是我知道她并不喜欢我。我要拜倒在她的脚下——我非这么做不可。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甚至只有一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这么做。”

12、《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309页

《南方与北方》

你的秀色首先迷住了我，
打动了我这不知畏惧的心扉，
我的心为你所摄，在幽禁中苦苦思慕，
无情无义的遭到了严厉的惩罚：——
然而，不顾粗鲁的拒绝或沉默的傲气，
你的奴仆仍将一往情深，坚贞不渝。

William Fowler 《The Tarantula of Love》

这就是形容桑顿的诗。

13、《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278页

女人们全那么无聊，爸爸——噫，非常无聊！不过大概也可以说是很聪明。它叫我想起要每一个人在一句话里用上许许多多名词的那种老游戏来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孩子？”黑尔先生问。

“噫，她们用上许多代表财物的名词来证明自己很阔气：什么女管家呀，小花匠呀，什么镜子的大小，华贵的花边，钻石等等这种种玩意儿。每一个人讲起话来总想法把这些字眼全用进去，并且尽可能做得完全是偶然的。”

14、《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十五章

玛格丽特有什么好？她有什么好？男人终究还是视觉系动物，喜欢一个人，最深层原因还是因为她长得好。这个感悟如同看知乎男女问题的答案一样，透心凉。

15、《南方与北方》的笔记-Chapter 2

He would be depressed for many days after witnessing a death-bed, or hearing of any crime. But now Margaret noticed an absence of mind, as if his thoughts were preoccupied by some subject, the oppression of which could not be relieved by any daily action, such as comforting the survivors, or teaching at the school in hope of lessening the evils in the generation to come.

16、《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399页

he faced about, and looked into her face with his flaming eyes. Then, drawing himself up into determined composure and dignity, he said,
'I will not say any more than this, which i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e simple truth, and I am sure you believe me,--I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Miss Hale is in some strait and difficulty connected with an attachment which, of itself, from my knowledge of Miss Hale's character, is perfectly innocent and right. What my reason is, I refuse to tell. But never let me hear any one say a word against her, implying any more serious imputation than that she now needs the counsel of some kind and gentle woman. You promised Mrs. Hale to be that woman!'

17、《南方与北方》的笔记-第704页

好爱这个结尾。谁也不知道伦诺克斯先生第二天为什么没有守约。桑顿先生准时到来了，他在客厅里等了将近一小时，玛格丽特才走进去，显得脸色苍白，十分忧虑。

《南方与北方》

她急忙开口说：

“很抱歉，伦诺克斯先生没有来，——他可以把事情办得比我好得多。他是我的法律顾问，在这……”

“我来了，如果打扰了你，那很抱歉。要不要我到伦诺克斯先生的事务所去找找他呢？”

“不必啦，谢谢你。我想告诉你，发现我这就失去你这样一个租户，我感到多么难受。但是，伦诺克斯先生说，事情肯定会好起来的……”

“伦诺克斯先生对我的事并不怎么了解。”桑顿先生平静地说。“他在一个人在意的那些事情上一直很开心，很幸运，所以不明白一个发现自己年纪已经不轻会觉得怎样。——一个人年纪已经不轻了，却给抛回到需要青年人信心十足的干劲的起点——他感到半辈子已经过去，却一事无成——失去的时机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那些痛苦的回忆。黑尔小姐，我宁愿不停伦诺克斯先生对我的事情表示的看法。快乐成功的人，往往会把别人的不幸看得微不足道。”

“这你说得可不对。”玛格丽特柔和地说。“伦诺克斯先生只是说，他认为你收回——不只是收回——你失去的一切财产，是非常有可能的——等我说完了你再说——请你不要说话！”她又镇定下来，继续忙乱地、哆哆嗦嗦地翻着一些法律文件和帐目清单。“哦！在这儿——他还替我草拟了一份提议——我真希望他在这儿解释一下——说明如果你乐意接受我的一笔钱，——现在我有一万八千零五十七英镑存在银行里不用，每年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利息，——那么你既可以付给我高得多的利息，又可以继续经营马尔巴勒工厂。”她说话的声音这时已经很清楚，而且变得更加平静。桑顿先生没有说话。她继续寻找上面写着贷款提议的那份文件，因为她急着想把一切办得看上去只像是一种事务性的安排，主要是对她这方面有利。当她寻找这份文件的时候，桑顿先生说话的那种声调使她的心紧张得一下子停住了。他的声音嘶哑、颤抖，充满了爱情。他喊道：

“玛格丽特！”

那一刹那，她抬起头来，随后便把脸埋在手心，想要遮住她的闪闪发亮的眼睛。他走进了点儿，再次用热切、颤抖的声音叫唤她的名字恳求她。

“玛格丽特！”

她的头更垂了下去，脸藏得更加看不见，几乎贴到了她面前的桌子上。他走到了她的身旁，跪下身去，使自己的脸正对着她的耳朵，气喘吁吁地低声说出了这些话：

“听着。——你要是不开口——我就要以一种特别的、放肆的方式认为你已经同意啦。——立刻把我打发走，如果我非走不可的话，——玛格丽特！……”

这第三声叫唤使她把那张仍然用雪白的小手捂着脸转过来朝着他，靠到了他的肩上，藏在那儿。他感到她的娇嫩的脸蛋儿靠着他的脸，心理觉得十分甜蜜，也不想去看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和脉脉含情的眼睛了。他紧紧地搂住她，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最后，她用低沉的声音咕哝说：

“哦，桑顿先生，我实在并不好！”

“不好！我才觉得很配哩，别嘲弄我吧。”

一两分钟以后，他轻轻地把她的手从她的脸上移开，让她的胳膊像先前那次保护他不受暴民攻击时那样放着。

“你记得吗，亲爱的？”他小声说。“我第二天是怎么粗暴无礼地报答你的？”

“我记得我多么不公正地对你说话，——就是这些。”

“你瞧！快抬起头来。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看！”她慢慢地把那张羞答答的十分俏丽的脸对着他。

“你认识这些蔷薇吗？”他说，一面掏出他的皮夹子，里面珍藏着一些枯萎的花儿。

“不认识！”她带着天真好奇的神情回答。“是我给你的吗？”

“不是！你没有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给我。你倒很可能戴过同类的其他蔷薇花。”

她望着它们，纳罕了一会儿，随后微微地笑了笑，说：

“这些是赫尔斯通的蔷薇，对吧？我是从这些锯齿形的叶子上认出来的。哟！你上那儿去过吗？你什么时候去的？”

“就连在我最不幸的时候，在我没有希望把玛格丽特称作我的妻子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去看看那她长大成人的地方。我是从阿弗尔回来的时候上那儿去的。”

“你一定得把这些蔷薇给我。”她说，一面稍微使了点劲儿，想把花儿从他手里拿过去。

“好的，只是你得酬劳我一下！”

“我怎么去对肖姨妈说呢？”玛格丽特经过一阵喜悦的沉默以后，小声地这么说。

《南方与北方》

“让我去和她说。”

“哦，不！应该由我去告诉她，——可是她会说什么呢？”

“我猜得出来。她一听说后，准会吃惊地大喊一声道，‘那个男人！’”

“嘘！”玛格丽特说，“要不然我可要学给你看看你母亲说话的那种愤怒的声调：‘那个女人！’”顺手翻了英文版的，也一起贴出来，其实觉得英文的感觉更好。No one ever knew why Mr. Lennox did not keep to his appointment on the following day. Mr. Thornton came true to his time; and, after keeping him waiting for nearly an hour, Margaret came in looking very white and anxious.

She began hurriedly:

'I am so sorry Mr. Lennox is not here,—he could have done it so much better than I can. He is my adviser in this'

'I am sorry that I came, if it troubles you. Shall I go to Mr. Lennox's chambers and try and find him?'

'No, thank you. I wanted to tell you, how grieved I was to find that I am to lose you as a tenant. But, Mr. Lennox says, things are sure to brighten'——

'Mr. Lennox knows little about it,' said Mr. Thornton quietly. 'Happy and fortunate in all a man cares for, he 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it is to find oneself no longer young—yet thrown back to the starting-point which requires the hopeful energy of youth—to feel one half of life gone, and nothing done—nothing remaining of wasted opportunity, but the bitter recollection that it has been. Miss Hale, I would rather not hear Mr. Lennox's opinion of my affairs. Those who are happy and successful themselves are too apt to make light of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

'You are unjust,' said Margaret, gently. 'Mr. Lennox has only spoken of the great probability which he believes there to be of your redeeming—your more than redeeming what you have lost—don't speak till I have ended—pray don't!' And collecting herself once more, she went on rapidly turning over some law papers, and statements of accounts in a trembling hurried manner. 'Oh! here it is! and—he drew me out a proposal—I wish he was here to explain it—showing that if you would take some money of mine, eighteen thousand and fifty-seven pounds, lying just at this moment unused in the bank, and bringing me in only two and a half per cent.—you could pay me much better interest, and might go on working Marlborough Mills.' Her voice had cleared itself and become more steady. Mr. Thornton did not speak, and she went on looking for some paper on which were written down the proposals for security; for she was most anxious to have it all looked upon in the light of a mere business arrangement, in which the principal advantage would be on her side. While she sought for this paper, her very heart-pulse was arrested by the tone in which Mr. Thornton spoke. His voice was hoarse, and trembling with tender passion, as he said:—

'Margaret!'

For an instant she looked up; and then sought to veil her luminous eyes by dropping her forehead on her hands. Again, stepping nearer, he besought her with another tremulous eager call upon her name.

'Margaret!'

Still lower went the head; more closely hidden was the face, almost resting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He came close to her. He knelt by her side, to bring his face to a level with her ear; and whispered-panted out the words:—

'Take care.—If you do not speak—I shall claim you as my own in some strange presumptuous way.—Send me away at once, if I must go;—Margaret!—'

At that third call she turned her face, still covered with her small white hands, towards him, and laid it on his shoulder, hiding it even there; and it was too delicious to feel her soft cheek against his, for him to wish to see either deep blushes or loving eyes. He clasped her close. But they both kept silence. At length she murmured in a broken voice:

'Oh, Mr. Thornton, I am not good enough!'

'Not good enough! Don't mock my own deep feeling of unworthiness.'

After a minute or two, he gently disengaged her hands from her face, and laid her arms as they had once before been placed to protect him from the rioters.

'Do you remember, love?' he murmured. 'And how I requited you with my insolence the next day?'

'I remember how wrongly I spoke to you,—that is all.'

'Look here! Lift up your head.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She slowly faced him, glowing with beautiful shame.

《南方与北方》

'Do you know these roses?' he said, drawing out his pocket-book, in which were treasured up some dead flowers.

'No!' she replied, with innocent curiosity. 'Did I give them to you?'

'No! Vanity; you did not. You may have worn sister roses very probably.'

She looked at them, wondering for a minute, then she smiled a little as she said—

'They are from Helstone, are they not? I know the deep indentations round the leaves. Oh! have you been there? When were you there?'

'I wanted to see the place where Margaret grew to what she is, even at the worst time of all, when I had no hope of ever calling her mine. I went there on my return from Havre.'

'You must give them to me,' she said, trying to take them out of his hand with gentle violence.

'Very well. Only you must pay me for them!'

'How shall I ever tell Aunt Shaw?' she whispered, after some time of delicious silence.

'Let me speak to her.'

'Oh, no! I owe to her,—but what will she say?'

'I can guess. Her first exclamation will be, "That man!"'

'Hush!' said Margaret, 'or I shall try and show you your mother's indignant tones as she says, "That woman!"'

《南方与北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